

日長兼卿記云、春宮權大夫資實談子云、春日詣之時、汝乘車左方、人疑之云々、予答曰、車右可爲上之由、見何書哉、答曰、御前弁別右○御前以下恐有誤脫此事、太公望乘車之右之心、右爲上之歟、予答曰、車以左爲上之條、迎候羸之時、史記注分明也、太公望乘右者、以令同車爲上也、以右非上歟、獨乘車爲誰可、空左哉、權大夫又不答、春日詣翌日、前權中納言經送書狀云、追候羸之跡、乘左、珍重之由示之、才人猶可貴云々、不知與旨之人、謬難歟、可嘆云々、

〔後愚昧記〕應安四年五月七日

一 主人下車之時、榻役人前駟可入轅內哉否、

一 相尋之不可然、自轅外可立榻之由、答子、而今度前駟入轅內、閉輦戶、引出引立筵、立榻了、仍有加難之輩等云々、尤可然、主人も前駟も、無案內之所致也、下計之時は、主人手自輦戶ノ指金をはづして、引立筵以足踏出也、仍於榻者、自轅外立之者也、此儀委不示遣之故也、殆可謂後悔矣、

〔薩戒記〕應永卅三年正月廿六日辛酉、今日花頂僧正定助被談問事、

一下車時越軛事

故二條攝政真基下車之時、正面被越軛、此事不被知、故實之由、故如住院入道右府被難了、越軛之時、聊傍向之事爲故實云々、

四月廿六日庚寅、今日予中山同乘勸修寺納言車、下車之時、予先自後方下、用榻次納言自前方下

車於轅內則取裾、不可然歟、越軛之後、可取歟、昇沓脫之時、先向予氣色、於地上脫沓、昇沓脫、此儀尤可然、已次人在地上之時、上薦昇殿之時、乍著沓不可昇沓脫之由、見御記也、予乍著沓、昇沓脫、依無下薦也、退出之時、予先下地、乘車之時、納言於地上脫沓、踏榻乘車、此儀又可然、准前儀也、予又於地上脫沓、昇、依無下薦、不可脫也、然而此所儀、納言座程近、仍脫沓了、如此儀、雖無殊進退、爲後記之、五月四日丁酉、今日予、中御門宰相、右衛門督等同車、下車之時、兩卿先自後方下、踏榻次予自前方下、一人自左方置榻、又一人